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桑　英

集部八

東漢文紀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東漢文紀三十二卷明梅鼎祚編鼎祚西漢文紀根據史漢故多為典確是編雖亦以正史為宗而雜書之作始盛于東漢即劉珍張璠諸記著録正史者亦逾八家沿及六代小說繁興其時去雒京最近故依託

附會尤較西漢為多至于集古金石諸録博古考古諸圖以迨隸釋隸續而下搜括舊刻爭奇炫博者彌不一家而西漢自五鳳磚數事以外寥寥無多其碑碣文詞器物銘識亦往往惟稱東漢鼎祚蒐羅既富義取全收其間真贋互陳異同蠭起而訂訛正舛亦不及西漢文紀之詳固其所也至如曹全一碑近代始出乃復捃摭不遺其采輯亦云勤矣若

夫永和裴岑破呼衍王碑遠在西域自我
皇上天威耆定儒者始獲睹其文鼎祚生明季衰
微之時嘉峪關外即為絶域其佚而不載固
未可以為疎漏焉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東漢文紀卷一

明 梅鼎祚 編

光武皇帝

名秀字文叔高祖九世孫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南頓令欽之子起兵於宛復興漢室更始時封蕭王即帝位三十三年都雒陽廟曰世祖

破聖公與伯然書

交鋒之日神星晝見太白精明

東觀漢記○此北堂書鈔所引載太平御覽載云破聖公與凡伯升書楊用修尺牘云破亦眉與伯升主弇州云破赤眉伯升已被害當是昆陽戰後也陳晦伯天中記亦引東觀漢記云破王尋與朱然書昂按諸家惟書鈔在前而光武從臣初無名字為伯然朱然者

持岑彭字君然而已朱然然則孫吳時人後漢書光武紀光武誅王郎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及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時更始使朱鮪李軼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異大破鮪於是諸將上尊號吳漢等十一將軍圍鮪於洛陽是年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見殺凡光武與聖公前後事止此所謂破聖公者豈即鄧禹吳漢等之戰耶今姑從書鈔以待再考

報隗囂書　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起兵應漢歸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後為漢兵討敗恚憤死

鄧禹西征赤眉承制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建武三年囂上書詣闕光武報以殊禮時陳倉

人呂鮪擁衆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自是

恩禮愈篤

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鉛刀不可彊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絶羣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佗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

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 范曄後漢書〇數步東觀漢記作三數步

與公孫述書 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稱帝於蜀國號成為吳漢等討滅

述稱帝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籙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

守而乙絶卯金也五德之運黄承赤而白繼黄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竒數移書中國兾以感動衆心光武與述書署曰公孫皇帝述不荅

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髙君豈髙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後漢書○東觀漢記載光武與述書承赤者黄也姓當塗其名髙也

報公孫述書此與前似即一書

述夢人謂已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遂據蜀稱帝移檄中國引圖緯以惑衆光武報書云

西狩獲麟讖曰乙子卯金即乙未歲授劉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廢昌帝立子公孫即霍光廢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黄帝姓公孫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漢家九百二十歲以蒙孫亡受以丞相其名當塗高高豈君身耶吾自繼祖而興不稱受命求漢之斷莫過王莽近張滿作惡兵圍得之歎曰為天文所誤恐君復誤也

華陽國志〇新城蠻中山賊張滿祭祀天地自言當王及執歎曰讖文誤我乃斬之

封更始詔建武元年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

更始破敗棄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宂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為淮陽王吏人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

封功臣詔二年正月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博士丁恭議以四縣地多上不聽迺遣謁者即授印綬策封焉

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愼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

朕將差而録之

博士丁恭議

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强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

封策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省刑法詔二年三月大赦下詔

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續漢書載建武二年詔曰其赦天下惟殘賊用刑戮深刻獄多冤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後有犯者將正厥辜）

聽歸嫁賣詔（二年五月）

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

追封宗室詔（二年十二月）

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

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歿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

受傳國璽詔 三年閏正月赤眉君臣降奉高皇帝璽綬詔祠高廟受傳國璽

羣盜縱横賊害元元盆子竊尊號亂惑天下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衆束手降服先帝璽綬歸之王府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其擇吉日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當為父後者爵人一級

省罪詔 三年七月

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

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雇山歸家（女子犯徒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

旱詔（五年五月）

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卹灾詔 六年正月

往歲水旱蝗蟲為灾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赦天水諸郡詔 六年五月

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人為隗囂所詿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

省減吏員詔六年六月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隷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日食詔六年九月晦日有食之十月下詔

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敕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脩職務遵

法度

減田租詔 六年十二月

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税一如舊制

禁厚葬詔 七年正月

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罷軍吏詔 七年三月

令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

日食禁上書言聖詔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

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脩職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日食大赦詔 七年四月

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禁殺奴婢詔十一年二月

天地之性人為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又詔十一年八月

敢炙灼奴婢者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為庶民

禁獻異味詔十三年正月

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勅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同前後漢紀

往年勅郡國勿因計吏有所進獻今故未止非徒勞役道途所過未免煩費已勅大官勿復受其遠方食物乘輿口實可以薦宗廟者即如舊制

改封長沙王等為侯詔十三年二月

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為臨湘侯得為真定侯邵為樂成侯茂為單父侯

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詔十七年廢郭后為中山太后立貴人陰氏為皇后陰氏生子陽而彊為郭后子願備藩國十九年六月詔立陽徙封彊東海

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地震詔 二十二年九月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灾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藁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增奉詔二十六年正月詔增百官奉自三公下至佐史各有差○東觀漢記

前以用度不足吏禄薄少今月益其奉

營壽陵詔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詔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同前東觀漢記建武二十六年四月始營陵地於臨平亭南下詔乃令陶人瓦器

臨平望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猶不得存安得松喬與之而共遊乎文帝曉終始之義景帝遵述所謂孝子也故遭天下反覆霸陵獨完非成法耶令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興之後亦無邱壟使合古法令日月已逝當豫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

尊宣帝為中宗詔 東觀漢記

惟孝宣皇帝有德有功其上尊號曰中宗

陰貴人父弟爵謚詔 建武九年盜殺貴人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詔大

司空

吾微賤之時娶於陰氏因將兵征伐遂各别離幸得安全俱脱虎口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為后而固辭弗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封諸弟未及爵土而遭患逢禍母子同命愍傷于懷小雅曰將恐將懼惟予惟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風人之戒可不慎乎其追爵謚貴人父陸為宣恩哀侯訢為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

後及尸柩在堂使太中大夫拜授印綬如在國列侯禮魂而有靈嘉其寵榮

廢郭皇后立陰貴人詔 建武十七年制詔三公

皇后懷執怨懟數違教令不能撫循它子訓長異室宮闈之内若見鷹鸇既無關雎之德而有吕霍之風豈可託以幼孤恭承明祀令遣大司徒涉宗正吉持節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宜奉宗廟為天下母主者詳案舊典時上尊號異

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

詔告隗囂囂將牛邯歸義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詔告囂囂終不降於是誅其質子恂

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後漢書

詔諭公孫述

述使刺客殺漢將來歙岑彭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為大司馬吴漢輔威將軍臧宫所破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帝必欲降之乃下詔諭述述終無降意兵敗被創死

往來詔書比下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

贈來歙策詳見歙○建武十一年

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謚曰節侯謁者護喪事

鄧禹為司徒策（建武元年○後漢紀作璽書）

制詔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寛令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為酇侯食邑萬戶敬之哉

下鄧禹敕（鄧禹破赤眉赤眉遂入長安禹欲休兵養士以觀其弊於是引軍北至栒邑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乃下敕）

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

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並後漢書○東觀漢記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令長安饑民孰不延望

懲鄧禹還救

積弩將軍馮愔與車騎將軍宗歆爭權愔殺歆與禹相攻帝遣使諭降愔是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還入長安禹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乃徵禹還

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棰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後漢書

同前漢紀

勒兵堅守慎無與窮寇交鋒老賊疲弊必當束手事吾也以飽待饑以逸擊勞折棰而笞之耳

勞馮異璽書異見後

異拜征西大將軍與鄧禹合兵為赤眉敗禹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收其散卒與賊復戰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光武璽書勞異

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

詔馮異

王郎起光武自薊馳至饒陽無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異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度虖沱河至信都後異自關中朝京師上謂公卿曰馮將軍是我起兵時主簿也使中黃門賜異珍寶衣服錢帛

詔曰

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並後漢書

勞馮異璽書

隗囂侵三輔乘勝取栒邑異即馳兵潛往閉城乘其不意擊鼓建旗追擊大破之北地諸

豪長耿定等悉畔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將欲分其功乃下璽書

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栒邑危亡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斂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後漢書○大司馬吳漢虎牙蓋延建威耿弇漢中王常捕虜馬武武威劉尚

同前 漢紀

栒邑孤危亡在旦夕諸將狐疑莫有先發將軍獨決奇策摧敵殄寇功如邱山猶若不足雖孟反後入無以過也今遣太中大夫賫醫藥殯殮之具以賜吏士其死傷者大司馬已下親弔問之以崇謙讓

賜馮異璽書

隗囂死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純帝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斬之賜異璽書

聞吏士精鋭水火不避構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也東觀漢記○按此為龔之戰尺牘乃録始雖岳翅回谿四語而以此併為一書謬誤

詔祭遵字弟孫穎川穎陽人征虜將軍

遵從帝上隴征隗囂令進屯汧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吴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不卻帝詔

將軍連年距難衆兵即卻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東觀漢記

勑岑彭書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為征南大將軍封舞陽侯

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敕彭書

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為白 後漢書○東觀漢記作頭鬢

報荅彭書

彭與吳漢及劉隆臧宮劉歆等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蜀地震駭營彭亡為蜀刺客所殺

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後漢書

詔吳漢 漢字子顏南陽宛人歷拜大司馬廣平侯

漢征公孫述入犍為界諸縣多城守詔令漢直到廣都據其心腹諸城自下漢意難之既進兵廣都諸城皆降又詔漢曰云云漢乘勝自將步騎二萬餘人去成都十里隔江北作營遣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屯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詔書未到述果使其衆并出攻漢使別將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引還廣都留尚拒述具以狀上帝報之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

廣都去成都五十里述若來攻待其困獘而攻之勿與爭鋒述若不來轉營逼之彼必堅壁漢紀

同前後漢書戒吳漢

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

讓吳漢

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與大衆攻尚

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後漢書

同前漢紀

如述兵連綴副營副營破即公營亦破矣恐公不能自還還還自天也幸尚無他者急還廣都

報吳漢

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後漢書

讓劉尙

漢既破述述死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縱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尙

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尙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後漢書

同前漢紀作讓吳漢等

城中老母嬰兒口以萬數兵火大縱可爲酸痛甚違古

人弔民之義公等戴天履地何忍行此邪

賜陳俊璽書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為彊弩大將軍封祝阿侯

俊為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畔還瑯琊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得專征青徐賜俊璽書俊撫貧弱表有義百姓歌之

將軍元勲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華嶠後漢書○漢紀實得征之

報陳俊詔

俊守太山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

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後漢書）

勞蓋延詔書（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為虎牙將軍封安平侯）

（龎萌為人婉順上親愛之嘗對諸將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龎萌是矣使為平狄將軍與蓋延俱定梁楚地爭權遂勒兵反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又詔諸將）

龎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聞之夜告臨淮楚國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

東觀漢記○續漢書云殆令脣齒欲相擊○按范曄後漢書蓋延傳云萌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僅而獲

免與東觀漢記不同
資治通鑑從范書

詔諸將

吾嘗於衆人中言萌可為社稷臣將軍等得無笑吾言老賊當族其勵兵馬會睢陽漢紀

報耿純制書後純見

純封高陽侯建武六年令諸侯就國純上書自陳前在東郡案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今國屬涿純不自安制書報之乃更封為東光侯

侯前奉公行法朱英久吏曉知義理何時當以公事相

是非然受堯舜之罰者不能愛已也已更擇國土令侯無介然之憂續漢書

詔耿況弇父況建武四年封隃糜侯與弟舒攻彭寵五年寵死帝使光祿大夫樊寵詔況

惟況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袁崧後漢書

王梁為濟南太守詔梁數戰有功徵入為河南尹穿渠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有司劾奏梁上書乞骸骨下詔

梁前將兵征伐衆人稱賢故擢典京師建議開渠為人興利旅力既愆迄無成功百姓怨讟談者讙譁雖蒙寛宥猶執謙退君子成人之美其以梁為濟南太守

賜竇融璽書 融見後

融為張掖屬國都尉河西翕然歸之衆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融遥聞光武即位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隗囂使張玄說融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為尉佗融決策東向遣使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欲招融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帝見歡甚乃遣令還因授融為凉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綱羅張
玄之情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内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遂欲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

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絶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黄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封竇融詔 建武八年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等會帝髙平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下詔封融○東觀漢記載詔

行河西五郡大將軍凉州牧張掖屬國都尉竇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隗囂率厲五郡精兵羌胡畢

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觧功既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六安豐陽原蓼安風凡四縣封融為安豐侯

詔報竇融

融率弟友等攻隗囂大破之帝封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悉遣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之

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無一作莫

詔竇融　融入朝拜冀州牧遷大司空數辭讓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乃詔融融不敢重陳謝

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

封卓茂詔　茂西漢末為密令教化大行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下詔○漢官儀作策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閭令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封宣德侯

賜侯霸璽書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為大司徒封關內侯

霸薦前梁令閻揚揚素有譏議帝嘗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使馮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

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後漢書

封謚侯霸詔霸為大司徒薨上傷惜臨弔詔封霸為則鄉侯謚曰哀

惟霸積善之德久而益彰清潔之操白首彌厲漢之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頃以軍旅暴露功臣未受國邑録忠臣之心不欲先饗其寵故未爵命其追爵謚霸使襲其後後漢紀

賜侯將軍

卿歸田里曷不令妻子從將軍老矣夜卧誰為搔背痒也

除大司空杜林子喬為郎詔建武二十三年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為丹水長

迎拜鮑永詔 永出為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詔書迎拜永

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為兗州牧 東觀漢記

張況為關長詔 況族姊為光武皇考妣遷涿郡太守以老乞身後詔問起居如故復以為常山關長為赤眉所攻戰死

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 東觀漢記

貰御史罪制詔延陳留東昏人為郡督郵光武東巡從駕到魯城門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引咎以為罪在督郵有感帝意乃制詔

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貰御史罪

賜丁邯詔邯有高節拜汾陰令遷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收妻送南鄭獄免冠徒跣自謝帝詔

漢中太守妻乃繫南鄭獄誰當搔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語以邯服罪且邯一妻冠履勿謝

輶

賜張堪詔 東觀漢記

平陽丞李善稱故令范遷於張堪令人面熱汗出其賜堪新繒百匹以表廉吏

褒牛牢詔 高士傳牢字君直為光武布衣交及帝即位徵牢稱疾不至下詔州郡每就家存問不荅

朕幼交牛君真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者常親到家致意焉

詔郭伋 伋為潁川太守辭官光武詔

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

報劉興書

興為代郡太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興書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史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

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東觀漢記

報匈奴詔

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詣闕貢馬及裘乞和親帝乃報

單于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馬裘今贈繒五百

西斬馬劒一

報鄯善王書

建武中車師鄯善焉耆等十八國迫於匈奴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遝其侍子而匈奴攻擊益甚鄯善王復上書因報之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遺詔 中元二年二月帝崩

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

石長吏皆無雝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

建元元年鼎銘小篆書三足高九尺其文曰

定天下萬物伏鼎錄

即位祝文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

發兵捕不道卯金脩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祭祀志告天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脩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告祠高廟文中元元年冬十月使司空告祠

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禄産伏誅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

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吕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

諸將奏上尊號光武為蕭王北擊尤來諸賊連破之還從薊至中山諸將奏請即尊位不聽行至鄗潁川人彊華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於是即位于鄗

漢遭王莽宗廟廢絶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

綱紀盜賊日多羣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參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

羣臣復上奏

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

答天神以塞羣望

羣臣奏言嘉瑞中元元年夏京師醴泉出赤草生郡國頻上甘露羣臣上奏帝自謙無德不納

地祇靈應而朱草萌生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雀五鳳甘露黄龍列為年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稱為中興今天下清寧靈物仍降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豈可使祥符顯慶沒而無聞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

明帝

諱莊初名陽光武第四子封東海王以母陰皇后立為皇太子在位十八年廟曰顯宗

即位詔

中元二年二月即位四月下詔

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于上下懷柔百神惠於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産同産子及流人無名數欲自

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粟人十斛其弛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為內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還邊恣其所樂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托臨大節而不橈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將軍太尉憙

告謚南郊司徒訢奉安梓宮司空魴將校復土其封憙為節鄉侯訢為安鄉侯魴為楊邑侯後漢紀云懼有廢失以隳先業禹為太傅下云進見東向以昭殊禮

戒春節詔二年十二月

方春戒節人以耕桑其敕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

請託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並正舉者又郡縣每因徵發輕為姦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其務在均平無令枉刻

宗祀光武皇帝詔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

令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敕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

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圭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踧踖惟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死已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脩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幸辟雍行養老禮詔 二年冬十月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閒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輭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

榮爵關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督農詳刑詔三年正月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螽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日食詔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

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愁墊雖夙夜勤思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灾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並後漢書

元旦罷朝賀詔永平四年

比來水旱饑饉加有軍旅正旦無陳朝賀之儀續漢書

籍田詔 四年二月

朕親耕籍田以祈農事京師冬無宿雪春不燠沐煩勞羣司積精禱求而比再得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

優復元氏詔 五年十月帝生於元氏及幸鄗父老請加優詔

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其復元氏縣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史及門闌走卒

寶鼎詔 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獻之朝夏四月下詔

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遭德則興遷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耶太常其以礿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閒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

日食詔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於是各上封事帝乃以所上班示百官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脩職事極言無諱

示百官詔

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剌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

德久而致怠耳

大赦詔十年四月

昔歲五穀登衍令茲蠶麥善收其大赦天下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墮

科禁厚葬詔十二年五月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

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絶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巡行河渠詔十三年四月汴渠成行幸滎陽

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瀁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

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埶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絶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令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濵渠下田賦與貧人無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

日食報三公制十三年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制曰

冠履勿劾災異屢見咎在朕躬憂懼遑遑未知其方將有司陳事多所隱諱使君上壅蔽下有不暢乎昔衛有忠臣靈公得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陰陽消伏災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寃存恤鰥孤勉思職焉

報上壽制十七年五月是歳有甘露芝草神雀翔集之瑞諸夷遣質入貢公卿百官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

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

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從官視事十歲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黄綬貶秩奉贖在去年以來皆還贖

贖罪詔十八年三月

其令天下亡命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縑三十匹右趾至

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作五匹吏人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

禱雨詔十八年四月

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𤸇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究獄録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岳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者長吏各絜齊禱請兾蒙嘉澍並後漢書

尚書詔　應劭漢官儀

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害成可不慎歟

謁者詔　荀綽晉百官表注漢用孝廉年五十威儀端恪為謁者明帝詔

謁者乃堯之尊官所以試舜賔于四門四門穆穆者也昔燕太子使荊軻劫始皇變起兩楹之閒其後謁者持匕首刺腋高祖偃武行文故易之以板

複道詔　東觀漢記明帝行幸諸國敕執金吾馮魴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疏詔

複道多風寒左右老人且病痱多取帷帳東西完塞窻皆令緻密

東海王彊喪事詔 永平元年彊病上疏謝及薨明帝追惟彊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

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

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詔 東觀漢記明帝詔

東平王蒼寛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為驃騎將軍

東平王蒼歸藩詔蒼自以至親輔政心不自安因請歸藩不許永平五年二月詔許之

東平王比上書願歸藩上將軍印綬謙讓日聞至誠懇惻蓋君子成人之美令其聽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王太傅掾吏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勿上將軍印綬後漢紀

手詔東平憲王蒼 蒼光武子為驃騎大將軍在朝數載多所隆益

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宫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

辭别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増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蒼美鬚顴要帶十圍故云副是要腹

報中山王焉書 焉光武子

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藩詔馬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馬上書辭讓顯宗報曰

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皆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藩職也王其勿辭稱娖猶言齊整

制詔楚王英母許太后英光武子

英與漁陽王平等造作圖書有逆謀徙丹陽自殺帝遣使弔祠以諸侯禮葬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悉出官屬無辭語者制詔許太后

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強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並後漢書

鄧禹進太傅策書漢官儀顯宗即位拜禹太傅進見東面甚蒙尊寵

高密侯鄧禹元功之首其以禹為太傅

封陰興諸子詔興為光烈皇后同母弟累辭封爵建武末卒永平元年詔封其子

故侍中衛尉關内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固讓安平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行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為鮦陽侯慶弟博為濦强侯博弟員丹並為郎後漢書

賜桓榮爵詔永平二年

五更桓榮以尚書教朕十有餘年周頌曰日就月將視

我顯德又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户

後漢紀

舉姜詩大孝詔 廣漢姜詩事母以大孝稱永平三年察孝廉明帝詔拜郎中

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

封馮魴為楊邑侯詔 永平十四年

執金吾魴侍衛歷年數進忠言其還爵土封為楊邑侯

後漢紀○玉海引東觀漢記詔曰馮魴以忠孝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賜以玉玦

案驗鄒令詔 會稽典録鄭弘為鄒令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郡國被害過鄒不集

郡以狀上詔書以為不然按驗如言

朕自治京師尚不能禳蝗鄒令何人而令消弭遣按驗之

詔竇固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為假司馬攻破北虜納質鄯善固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超因受使

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令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

詔班固固見後

永平十七年明帝名固與賈逵傅毅等詣雲龍門持奏始皇本紀問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固具對素聞知狀帝復與詔固因擬典引引堯事以述漢德

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

班固

典引

邯比銅鉗詔 烧何羌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筭為種人所信向時為

盧水胡所擊乃將其衆來依郡縣種人有犯法者臨羌長收繫誅殺之明帝初即位憐而

下詔

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咎由太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効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謀為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以賜有功者後漢書

書板 東觀漢記永平十三年上耕籍田畢賜觀者食有一諸生前舉手曰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板曰

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也

有司上明帝廟號樂舞奏 制曰可

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身御浣衣食無兼珍澤臻四表遠人慕化僬僥儋耳欵塞自至克伐鬼方開道西域威靈廣被無思不服以烝庶為憂不以天下為樂備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作登歌正雅樂博貫六藝不

舍晝夜聰明淵塞著在圖讖至德所感通於神明功烈光於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自稱不德無起寢廟掃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天下聞之莫不悽愴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臣愚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後漢書

東漢文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劉瑨

東漢文紀卷二

明 梅鼎祚 編

章帝諱炟明帝第五子母賈貴人立為皇太子在位十三年廟曰肅宗

即位詔永平十八年八月

朕以眇躬託於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為太傅融

為太尉並録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肎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敕四方稱朕意焉

日蝕詔十八年十一月甲辰晦日有蝕之天子避正殿不聽事

朕以眇年奉承宗祖不能聿脩洪業以致災眚思惟厥咎在予一人又羣司百僚其勉脩所職各言其封事靡有所諱後漢紀

春作詔建初元年正月

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稟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

又詔

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羣公庶尹各

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寃獄五教在寛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地震詔　元年三月山陽東平地震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

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東觀漢記云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之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延問馬其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

舉察非法詔二年三月

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講議五經詔 四年十一月下詔於是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

葢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
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别名家孝宣皇
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
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顔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
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
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
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
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日食求直諫詔 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朕新離供養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又久旱傷麥憂心憯切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

又詔

春秋書無麥苗重之也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炎

如焚凶年無時而為備未至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慄忉忉痛心疾首前代聖君博思咨諏雖降災咎輙有開匱反風之應今予小子徒慘慘而已其令二千石理寃獄録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務加肅敬焉

省刑詔 五年三月

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

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

補官詔 五年五月

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畧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禘祭賜錢詔 七年八月

書曰祖考來格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

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饗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巡幸詔 七年九月幸偃師東涉卷津進幸鄴

車駕行秋稼觀収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

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興經學詔八年十一月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四科選舉詔八年十二月○漢官儀云世祖中興甲寅詔書按此至章帝時申詔

也

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受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

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

募人就田詔 元和元年二月○此實建初九年八月始改元

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収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理獄詔 元年七月

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捶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宜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改元元和詔

朕道化不德吏政失和元元未喻抵罪於下寇賊爭心不息邊野邑屋不脩永惟庶事思稽厥衷與凡百君子

共弘斯道中心悠悠將何以寄其改建初九年為元和元年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縣妻子自隨占著在所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以上皆減本罪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者贖各有差

除妖言三屬禁錮詔　元年十二月

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

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賜胎養穀詔 二年正月

令云人有産子者復無筭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為令

又詔三公

方春生養萬物孚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

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蓋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間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

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增修羣祀詔 二年二月

今山川鬼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增修羣祀以祈豐年

耕定陶賜帛詔 二年二月東巡狩耕於定陶

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

巡狩大赦詔 二年二月

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以章先勳其二王之後先聖之胤東后蕃衛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百僚從臣宗室衆子要荒四裔沙漠之北葱嶺之西冒耏之類跋涉懸度陵踐阻絕駿奔郊時咸來助祭祖宗功德延及朕躬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薦慙愧祗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歷數既從靈燿著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其大赦天下諸犯罪

不當得赦者皆除之復博奉高嬴無出今年田租芻槀

嘉瑞班恩詔二年五月

乃者鳳凰黄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烏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户牛酒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以下錢帛各有差及洛陽人當酺者布户一匹城外三户共一匹賜博士員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三匹令郡國

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定報囚詔 二年七月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又班恩詔 二年九月

鳳凰黃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加賜男子爵人二

級先見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長十五匹丞尉半之詩云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他如賜爵故事

稟給嬰兒詔 三年正月

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

告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 三年二月

朕惟廵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怨結也今四
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
遂望祀華霍東祡岱宗為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
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
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塗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績遠
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於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慚焉
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
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

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敕侍御史司空

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改元章和詔三年七月改元

朕聞明君之德啓迪鴻化緝熙康乂光照六幽訖惟人面罔不率俾仁風翔於海表威霆行乎鬼區然後敬恭

明祀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鳳凰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絶朕夙夜祗畏上天無以彰於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為章和元年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為醴酪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

增修羣祀詔 東觀書 元和二年

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

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議歷詔元和二年章帝以太初歷謬錯召治歷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二月下詔於是四分施行而永元中賈逵爲之論集

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河圖曰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祗畏不敢荒寧予末小子託在於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拯濟元元尚書

璇璣鈐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况乎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間者以來政治不得隂陽不和災異不息癘疫之氣流傷於牛農本不播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躬信有闕矣將何以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歲二月東廵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璣衡以正歴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

斗歴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謬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律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日也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歴時之義益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兾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䕶咸喜以明予祖之遺功

制定禮樂詔元和二年下詔博士曹襃乃上疏勸帝興作章下太常以為非襃所

定不可許帝謂宜時

刋立明帝復下詔

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尚書琁璣鈐曰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託於數終曷以纘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况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

復詔

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

霄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於史官朕夙夜祗畏上無以彰於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説者各盡所能

賜賈貴人詔貴人南陽人明德馬后姊子生章帝馬后母而養之建初四年太后

崩下

詔

賈貴人者奉侍先帝劬勞惟幄建初之後以至親供養長樂宮昏定晨省夙夜匪懈今賜貴人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黄金千斤錢

二萬朕既早離皇太后幸復承子道中心依依旻天罔極後漢紀

廢太子慶立皇子肇詔章帝宋貴人生子慶為皇太子梁貴人生子肇竇皇后養為巳子遂譖貴人以祝詛罪飲藥死建初七年下詔廢慶而立肇是為和帝

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大義滅親況降退乎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訓懷衽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尚有終身之恩豈若嫡

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為太子

賜東平王蒼書

明帝臨終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章帝即位太尉憙等奏明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世祖廟如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帝賜王書

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於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為雖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典

義之事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

太尉趙憙等奏

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東平王蒼上奏

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戇鄙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猥歸美於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

隆天下乂安刑措之時也百姓盛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臣欽仰聖化嘉美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

復報東平王蒼書

蒼上言明帝主在世宗廟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復報之

有司奏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祫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榱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

也並東觀漢記

報東平王蒼書

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帝報書

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閒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饑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

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

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

賜東平王蒼及琅邪王京書 蒼與京明帝同母弟並陰皇后生○

建初三年帝享衛士於南宫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各王主及子孫在京者特賜蒼及京書○東觀漢記云永平三年則明帝也恐誤

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鶩過山陵浸遠

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閒享衛士於南宫因閱視舊時衣

服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皇帝㡧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嘗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閒寧願王寶精神加供

養昔言至戒望之如渴鶩過漢紀作鶩邁亦豈不然作豈不能哉奉作禮光靈遠也下云京都子孫亦各得一
箧○奉初學記作視

東平四王勿名詔建初六年蒼上疏求朝帝許之特賜裝錢及噐物充備下詔勿名

禮云伯父歸寧乃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優忠賢也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讃皆勿名

賜東平王蒼手詔

建初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至八月飲酎畢復奏遣蒼帝許之乃賜蒼手詔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帛以億萬計

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漢紀云久勞歷時

東平王蒼哀策

維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室親

受策命昭於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傳聞
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煢煢靡有
所終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旗九旒虎賁百人奉
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
哀哉

貶阜陵王延詔 延光武子初封淮陽王性驕奢坐作圖讖祭祀祝詛徙封阜陵建初中與子男魴造逆謀有司奏徵詣廷尉章帝下詔

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經有

正義律有明刑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爲王受愆羣下莫不惑焉今王曽莫悔悟悖心不移逆謀内潰自子魴發誠非本朝之所樂聞朕惻然傷心不忍致王於理今貶爵爲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嗚呼誡哉

復阜陵王延封爵詔 延建初中貶侯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乃下詔以阜陵下濕徙都壽春

昔周之爵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楨幹王室

也朕南廵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為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為五縣

貶齊王晃利侯剛詔晃為光武兄伯升曽孫嗣封及弟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元年有司奏免為庶人徙丹陽帝不忍下詔

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宗尊為小君宫衛周備出有輜輧之飾入有牖户之固殆不至如譛者之言晃剛愆乎至行濁乎大倫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之於

理其貶晃為蕪湖侯削剛户三千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於法理以墮宗緒其遣謁者収晃及太姬璽綬

留舅許陽侯馬光詔明德太后弟馬防封潁陽侯光許陽侯太后崩建初八年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僣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下詔

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愆田廬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渭陽之情

與舅馬光詔光字叔山𤤫子封許陽侯位特進太僕坐與竇憲厚善被誣自殺

朝廷鹿脯寧用飯也東觀漢記

牟融録尚書事詔 漢官儀

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為太尉録尚書事

趙憙進太傅詔 東觀漢記章帝即位進憙太傅録尚書事

行太尉事趙憙三葉在位為國元老其以憙為太傅

封賈復陰興子孫詔 建初元年後漢紀

蓋襃德賞功興亡繼絶所以昭孝事親以旌善人故仁不遺德義不忘勞先王之令典也故特進膠東侯復佐

命河北列在元功衛尉陰興忠貞愛國先帝休之令興子博復孫敏頑凶失道自陷刑以喪爵土朕甚憐之其封復子邯為膠東侯興子員為隱強侯

追賜朱勃子穀詔 勃詳後○東觀漢記

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賜以地見穀二千斛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賜鄭均詔 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歷遷尚書數納忠言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

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黄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兹異行

褒江革詔 革齊國臨淄人以巨孝稱拜諫議大夫謝病歸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

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也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志士漢紀作忠孝之士羊一頭酒二斛終身以顯異行

報朱暉詔 暉字文季南陽宛人歷尚書令○尺牘作明帝報鄧惲並誤

暉拜尚書僕射歳中遷太山太守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

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謇之志卻無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

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勉之

還北虜生口詔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章帝從太僕袁安議乃下詔

昔獫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效墝埆之人屢嬰塗炭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傳曰江海

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有司上章帝廟號樂舞奏制曰可

孝章皇帝崇弘鴻業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文加殊俗武暢方表界惟人面無思不服巍巍蕩蕩莫與比隆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請上尊號曰肅宗共進

武德之舞並後漢書

和帝諱肇章帝第四子梁貴人竇后養之立為皇太子在位十七年廟曰穆宗

罷禁鹽鐵詔章和二年四月是年二月即位

昔孝武皇帝致誅吳越故榷収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覽舊典復収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煑鑄

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敕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薦功詔 永元元年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塞討北匈奴大破之閏七月詔

匈奴背叛為害久遠賴祖宗之靈師克有捷醜虜破碎遂掃厥庭役不再籍萬里清蕩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堪有司其案舊典告類薦功以章休烈

行幸長安詔 三年十月

北狄破滅名王仍降西域諸國納質內附豈非祖宗迪

哲重光之鴻烈歟瘖寐歎息想望舊京其賜行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及三老官屬錢帛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存者粟人三斛

紹封蕭曹詔 三年十一月祠高廟

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絶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

旱蝗免租詔 四年十二月

今年郡國秋稼為旱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芻稾有不滿者以實除之

又詔 五年二月

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鬵為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覈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

先生

舉吏詔 五年三月

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敕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

非其人下民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

舉賢良方正詔　六年三月帝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朕以眇末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濟河之域凶饉流亡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歎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於下有司不念寬和而競為苛刻覆案不急以妨民事甚非所以上當天心下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

悉聽一作親覽

選郎官詔 七年四月辛亥日有蝕之所選郎出補長相

元首不明化流無良政失於民謫見於天深惟庶事五教在寬是以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其人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

京師蝗詔 八年九月

蝗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

咎自下非助我者也朕寤寐恫矜思弭憂釁昔楚嚴無災而懼成王出郊而反風將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災變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獨思惟致災興蝗之咎

又詔 九年六月

今年秋稼為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芻稾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餘當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收假稅

疏導溝瀆詔 十年三月

隄防溝渠所以順助地理通利壅塞今廢慢懈弛不以爲負刺史二千石其隨宜疏導勿因緣妄發以爲煩擾將顯行其罰

禁厚葬詔 十一年七月

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是以舊令節之制度頃者貴戚近親百僚師尹莫肯率從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其在位犯者當先舉

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憲網勿因科令加虐羸弱

歲災賜賑詔 十二年三月

比年不登百姓虚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虚名委任下吏假埶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

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又詔十三年八月荆州雨水九月詔

荆州比歲不節今兹淫水爲害餘雖頗登而多不均浹深惟四民農食之本慘然懷矜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藁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

邊郡舉孝廉詔 十三年十月

幽并涼州户口率少邊役衆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户口十萬以上歳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歳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歳舉一人

秋旱詔 十六年七月旱

令秋稼方穗而旱雲雨不霑疑吏行慘刻不宜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

詔賜彭城王恭 恭明帝子

下邳王衍就國後病慌忽而太子卬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為嗣上書相告帝使恭正其嫡庶立子成為太子

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邦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沉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卬頑凶失道陷於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嫡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

禮重嫡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為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東觀漢記

留諸王詔永元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

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

賜大鴻臚韋彪喪事詔彪永元元年卒詔尚書

故大鴻臚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録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

封竇憲詔 永元二年

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郾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各六千戶

報太尉張酺

永元九年皇太后竇氏崩和帝母梁貴人先被竇后譖死至是貴人姊嫕書陳其狀酺等

共上依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勿毀敬陵上手報𨕖

禮臣子無貶親之義今皇太后家雖不遵法度然常欲自減損奉事十年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子奉終義從其勿復議　漢紀

同前　後漢書手詔

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祀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

詔張酺

酺疏乞骸骨上使中黄門問疾加以珍羞詔曰云云時酺子蕃以郎侍講上復詔蕃酺詣闕謝恩起視事

元首不明黎民困窮朕與君同其憂責豈可引退邪其勿復言 漢紀

敕張蕃 此似面語

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絜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

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傴僂勿露所救○後漢書司徒劉方司空張奮

同前 漢紀

陰陽不調朝廷望公以為憂託病自退潔己而已誰當與朕同心者非所望於公也

詔報張禹 禹字伯達襄國人為太傅以定策功封安鄉侯終太尉

禹永和中為太尉兼衛尉留守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之

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

封班超定遠侯詔超自永平十六年至永元三年以軍司馬平西域五十六國悉皆內屬下詔封之

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慴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並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闐以西超遂踰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

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耻以報将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為定遠侯

鄧彪録尚書事詔應劭漢官儀○一作冊

故太尉鄧彪元公之族三讓彌高海内歸仁為羣賢首其以彪為太尉録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

制詔三公大鴻臚和帝追尊母梁貴人以恭懷皇后制詔封謚后父竦

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興事覽於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侯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 並後漢書

殤帝 名隆和帝少子誕甫百餘日鄧太后臨朝在位一年

雨水減服膳詔 延平元年六月郡國三十七雨水

自夏以來陰雨過節煖氣不效將有厥咎寤寐憂惶未知所由昔夏后惡衣服菲飲食孔子曰吾無間然今新遭大憂且歲節未和徹膳減衣庶有補焉其減太官尊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

勑司隸校尉部刺史

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

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其所傷害為除田租芻槀

張禹為太傅策 應劭漢官儀

張禹三世在位黄髮罔愆忠孝彌篤其以禹為太傅録尚書事

徐防為太尉策 應劭漢官儀

司徒徐防以臺閣機密施政牧守其以防為太尉録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